

《孟子》

梁惠王章句上·第一章

孟子見梁惠王。

王曰，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，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

「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

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

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

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；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」

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」

「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第二章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」

「詩云：『經始靈臺，經之、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麋鹿攸伏，麋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』

文王以民力爲臺、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；謂其臺曰靈台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、故能樂也。」

「湯誓曰：『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！』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！」

第三章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！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，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；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；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

曰：「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！」曰：「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」

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；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」

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；涂有餓莩而不知發。人死，則曰：『非我也，歲也。』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『非我也，兵也！』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

第四章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

孟子對曰：「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

「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

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；此率獸而食人也！」

「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；爲民父母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」

「仲尼曰：『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』爲其象人而用之也，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」

第五章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，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」

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；深耕易耨；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！」

「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，以養其父母；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」

「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」

「故曰：『仁者無敵。』王請勿疑。」

第六章

孟子見梁襄王。

出，語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」

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」

「『孰能一之？』」

「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」

「『孰能與之？』」

「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」

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

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；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，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』

第七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「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仲尼之徒，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」

曰：「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」曰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」

曰：「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由知吾可也？」

曰：「臣聞之胡齧曰：『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

曰：「牛可之？」對曰：「將以釁鐘。」王曰：「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」對曰：「然則廢釁鐘與？」

曰：「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」』不識有諸？」

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」

王曰：「然，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」

曰：「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！」

王笑曰：「是誠何心哉！我非愛其財，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」

曰：「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

王說曰：「詩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；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有復於王者曰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』則王許之乎？」

曰：「否。」

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」

曰：「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，何以異？」曰：「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『我不能』，是誠不能也；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『我不能』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」

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運於掌。」

詩云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

故推恩，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，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」

「權，然後知輕重；度，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，心爲甚；王請度之！」

「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」

王曰：「否，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

曰：「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」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「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；而王豈爲是哉？」

曰：「否。吾不爲是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：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蒞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

王曰：「若是其甚與？」曰：「殆有甚焉！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；

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」

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」

曰：「楚人勝。」曰：「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」

「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；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」

王曰：「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

曰：「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恒產，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」

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；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」

「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！」

「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：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」

梁惠王章句下·第一章

莊暴見孟子，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曰『好樂』，何如？」

孟子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

他日，見於王，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，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

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！今之樂，猶古之樂也。」

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

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

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眾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眾。」

「臣請爲王言樂。」

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、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

『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！』

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弱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』

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」

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鼓樂也？』

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弱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田獵也？』

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」

「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
第二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

「於傳有之。」

曰：「若是其大乎？」曰：「民猶以爲小也。」

曰：「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；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！」

「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囿方四十里；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。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；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」

第三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有。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；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；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」

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」

樂天者，保天下；畏天者，保其國；詩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』」

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

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！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。」

「詩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；以邊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」

「書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；惟曰：「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」一人橫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』」

第四章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有。人不得，則非其上矣。」

「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」

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「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『吾欲觀於轉附、朝儻，遵海而南，放於琅邪；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？』」

「晏子對曰：『善哉問也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；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；述職者，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；夏諺曰：「吾王不

遊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」今也不然：師行而糧食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；眊眊胥讒，民乃作慝，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；流連荒亡，爲諸侯憂。從流下而忘反，謂之流；從流上而忘反，謂之連；從獸無厭，謂之荒；樂酒無厭，謂之亡。先王無流連之樂、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

「景公說，大戒於國，出舍於郊，於是始興發補不足。召太師曰：

『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』蓋徵招、角招是也。其詩曰：

『畜君何尤！』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

第五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？已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；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

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與？」對曰：「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

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

孤－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；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詩云：『哿矣富人，哀此殍獨。』」

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爲不行？」

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

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；詩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餼糧，于橐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。』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；然後可以『爰方啓行』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

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；詩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第六章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「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；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；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棄之。」

曰：「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已之。」

曰：「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」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第七章

孟子見齊宣王，曰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，王無親臣矣，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」

王曰：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」

曰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」

「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：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」

第八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

「於傳有之。」

曰：「臣弑其君，可乎？」

曰：「賊仁者，謂之賊；賊義者，謂之殘。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

第九章

孟子見齊宣王，曰：「爲巨室，則必使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，則王喜，以爲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；王曰：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』則何如？」

「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：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』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哉？」

第十章

齊人伐燕，勝之。

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五旬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」

「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。」

第十一章

齊人伐燕，取之。諸侯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」

「書曰：『湯一征，自葛始，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；曰：「奚爲後我！」』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；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。誅其君而弔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；書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其蘇。』」

「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。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；若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；謀於燕眾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則猶可及止也。」

第十二章

鄒與魯鬪。穆公問曰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誅之，則不可勝誅；不誅，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。如之何則可也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凶年饑歲，君之民，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；而君之食廩實，府庫充，有司莫以告。是上慢而殘下也。曾子曰：『戒之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，君無尤焉。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、死其長矣。」

第十三章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間於齊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爲也。」

第十四章

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。如之何則可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爲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爲可繼也；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彊爲善而已矣。」

第十五章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、小國也。竭力以事大國，則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則可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：『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！我將去之。』去邠，踰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

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。」

「或曰：『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爲也；效死勿去！』」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」

第十六章

魯平公將出。嬖人臧倉者請曰：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；今乘輿已駕矣，有司未知所之，敢請。」公曰：「將見孟子。」

曰：「何哉？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，以爲賢乎？禮義由賢者出，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。君無見焉。」公曰：

「諾。」

樂正子入見曰：「君奚爲不見孟軻也？」

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：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』是以不往見也。」

曰：「何哉？君所謂踰者。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

曰：「否。謂棺槨衣衾之美也。」

曰：「非所謂踰也，貧富不同也。」

樂正子見孟子曰：「克告於君，君爲來見也；嬖人有臧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。」曰：「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；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，焉能使予不遇哉！」